



隋遺錄卷第二

唐顏

師古

撰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
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
願擇將征之攀車留措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戲飛
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
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既行師徒百萬前
驅大橋未就別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濬黃河入汴堤
使勝巨艦叔謀術命甚酷以鐵脚木鵝試彼淺深鵝
止謂濟河之夫不忠隊伍死水下至今兒啼聞人言
麻胡來即止其訛言畏人皆若是帝離都旬日幸宋
何妥所進車車前隻輪高廣踈釘為刃後隻輪庫破

反下以柔榆爲之使滑勁不滯使牛御焉俾矜觀自
都抵汴郡日進御車女車轆_何垂鮫綃網雜綴片
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長
安貢御車女素寶兒年十五腰肢纖纖墮鞵_以多態帝
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筵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
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輦
名之花外殷紫內素膩菲芬粉藥心深紅跗半兩花
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氣穠芬馥或
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多不睡帝命寶兒持之
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勅於帝
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
朕常謂儒生飾於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

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
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鞵袖太
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上大悅至
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絲纜窮極侈靡舟前
爲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即蒲澤國所進以負山蛟
捷約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
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檝號
爲殿脚女一日帝將登鳳舸凭殿脚女兵絳仙有喜
其柔麗不與群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
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婕妤適值絳仙
下嫁爲玉工萬郡妻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爲龍舟
首檝號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効爲長蛾眉司

宮吏曰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
每顆直十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
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
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食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吟持
檝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艷落梅將身倚輕
檝知是渡江來詔殿脚女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
綾綾紋突起時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
下收野繭繅之繅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
一開汝所得野繭卽江淹文集壁魚所化也繅織
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花
女洎絳仙他姬莫預蕭妃志妬不憚由是二姬稍稍
不得親幸帝常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羅畏

蕭妃不敢迎帝且辭以有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乃
嘲之曰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顱簇小峨幸好留
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帝自達廣陵宮中多効
吳言因有儂語也帝昏酒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嘗
游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爲殿
下後主戴車紗皂幘青綽袖長裾綠錦純緣紫紋方
平履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迥美女帝屢目
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卽麗華也每憶桃葉山
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
試東郭貌紫毫筆書小研紅綃作答江令壁月句未
終見韓擒虎躍青驄駒擁萬甲直來衝人都不存去
就便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蠶酌紅梁新醞勸帝帝

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自後主辭
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肢依拒無復往時姿態
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
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詩十數篇
帝不記之獨愛小窻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窻云
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窻明
○寄碧玉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
憑仗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
曰嘗聞此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
爲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
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頽然不憚後主問帝龍舟
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

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
封書至今使人怏怏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尚
目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耶隨叱聲恍然不見

隋遺錄卷上

隋遺錄卷下

帝幸月觀煙景清朗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簾
不開左右方寢帝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
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爲薔薇罥結笑聲吃吃不止
帝望見腰肢纖弱意爲寶兒有私帝披單衣亟行擒
之乃宮婢雅娘也迴入寢殿蕭妃誚笑不知止帝因
曰往年私幸妾娘時情態正如此此時雖有性命不
復惜矣後得月賓被伊作意態不徹是時儂伶心不
減今日對蕭娘情態曾効劉孝綽爲雜憶詩常念與
妃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即念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
卸粧仍索伴解珮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
又云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

突動上林中除却司晨鳥帝聽之咨嗟云日月遄逝
今來已是幾年事矣妃因言聞說外方群盜不少幸
帝圖之帝曰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人生能幾何
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帝嘗
幸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
侍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綽直泊肩項帝覩之色荒
愈熾因此乃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
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藝名香於四隅煙氣霏霏
常若朝霧未散謂為神仙境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
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
四名延秋月粧奩寢衣帳各異製帝自達廣陵沉酒
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或歌吹齊鼓方就一夢侍兒

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即然後成寢
別賜名爲來夢兒蕭妃常密訊俊娥曰帝體不舒汝
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畏威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
見帝常在何妥車車行高下不等女態自搖帝就搖
怡悅妾今幸承皇后恩德侍寢帳下私効車中之態
以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不能止
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
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爲多情○又云○不
信長相憶絲從鬢裏生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殿
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由是絳仙等亦不
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水果一
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

仙拜賜私然因附紅牋小簡上進曰○駟騎傳雙果
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
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何來辭怨之深也黃門懼拜而
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意
不解因言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也
亦何謝左貴嬪乎帝於宮中嘗小會爲拆字令取忘
右離合之意時杏娘侍側帝曰我取杏字爲十八日
杏娘復解羅字爲四維帝顧蕭妃曰爾能拆朕字乎
不能當醉一盃妃徐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時
人望多歸唐公帝聞之不懌乃言吾不知此事豈爲
非聖人耶於是燕蠹起於內盜賊攻於外直閣裴虔
通虎賁郎將司馬德勤等引左右屯衛將軍宇文化

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即宣詔云
門下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
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勞之節浴爾髡
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壒溢於瓜髮蟣虱結於梵
齋朕甚憫之俾爾休番從便億戲無煩方朔滑稽之
請而從衛士迺上之文朕於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
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變

右大業拾遺記者上元縣南朝故都梁建瓦棺
寺閣閣南隅有雙閣閉之忘記歲月會昌中詔
拆浮圖因開之得荀筆千餘頭中藏書一帙雖
皆隨手靡潰而文字可紀者乃隋書遺藁也中
有生白藤紙數幅題爲南部煙花錄僧志徹得

之及焚釋氏群經僧人惜其香軸爭取紙尾拈去視軸杳有魯郡文忠顏公名題云手寫是錄即前之荀筆可不舉而知也志微得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文特有符會而事頗簡脫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道輔政顏公不欲華靡前跡因而削乎今堯風已還德車斯駕獨惜斯文湮沒不得爲辭人才子談柄故編云大業拾遺記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從而補之矣

隋遺錄卷下

翰林志

唐翰林學士左補闕李肇撰

昔宋昌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夫翰林爲樞機密宥之地有所慎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則非王者之私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青縑白綾或以錦被帷帳氈褥盡通中枕大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果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建禮門內得神僊門內得光明殿神僊殿自門下省中書省蓋以今翰林之制略同而所掌輕也漢武帝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之徒皆在左右是時朝廷多事中外論難大臣數誶亦其事也

唐興太宗始於秦王府開文學館擢房玄齡杜如晦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下討論墳典時人謂之登瀛洲貞觀初置弘文館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大內殿講論文義商較時政或分夜而罷至玄宗置麗正殿學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後改爲集賢館殿亦草書詔至翰林置學士集賢書詔乃罷

初國朝修陳故事有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猶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時召草制未有名號乾封已後始曰北門學士劉懿之劉禕之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爲之則天朝蘇味道五年承慶其後上官昭容獨掌其

事睿宗則蘇稷賈膺福崔湜玄宗初改爲翰林待詔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相繼爲之改爲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謹張垧乃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又有韓絃閻伯輿孟匡陳兼李白蔣鎮在翰林院雖有其名不職其事

已後翰林始兼學士之名代宗初李泌爲學士而今璧記不列名氏蓋以不職事之故也

案六典中書掌詔旨制勅璽書冊命皆案典故起草進書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遺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制勅旣行有誤則奏而正之凡王命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后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書行大典賞罰授大

官爵釐革舊政赦宥降慮則用之三日慰勞制書褒
賚賢良勸勉遣勞則用之四曰發白勅增減官員廢
置州縣徵兵發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處流已
上罪並用之五曰勅旨爲百司承旨而爲程式奏事
請施行者六曰論事勅書慰諭公卿誠約臣下則用
之七曰勅牒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又答疏於
王公則用皇帝行寶勞來勲賢乃用皇帝之寶徵召
臣下則用皇帝信寶答四夷書則用天子行寶撫慰
蠻夷則用天子之寶發番國兵則用天子信寶並甲
令之定制也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兩省不用六
寶並從權也元和初直書詔印學士院主之凡赦書
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並用

白麻紙不用印雙日起草候閣門鑰入而後進書隻
旦日寮立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案自東上閣門出
若謫宰相則付通事舍人矩步而宣之機務要速亦
用雙日甚者雖休假追朝而出之凡賜與徵召宣索
處分曰詔用白藤紙凡慰軍旅用黃麻紙並印凡印
批荅表疏不用印凡太清宮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
紙朱字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內道觀歎道文
並用白麻紙雜詞祭文禁軍號並進本
凡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所司印凡吐蕃贊普
書及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上白檀香木真珠瑟瑟
鈿函銀鑲迴紇可汗新羅渤海王書及別錄並用金
花五色綾紙次白檀香木瑟瑟鈿函銀鑲諸蕃軍長

吐蕃宰相迴紇內外宰相摩尼已下書及別錄並用五色麻紙紫檀木鈿函銀鑲並不用印南詔及大將軍清平官書用黃麻紙出付中書奉行却送院封函與迴紇同凡畫而不行藏之函而不用者納之凡參議奏論撰述注釋無定名奏復無晝夜凡徵天下草澤之士臨軒策試則議科設問覆定與奪凡受宣有堂曆自記有丞旨簿記大抵四者之禁無殊而漏泄之禁爲急天寶十二載安祿山來朝玄宗欲加同中書平章事命張垧制不行及其去也怏怏滋甚楊國忠曰此張之告也遂貶廬溪郡司馬兄均建安郡太守弟琚宜春郡司馬德宗雅尚文學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

而賜之又嘗召對於玉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詩賦唱和或旬日不出吳通微昆季同時擢用與陸贄爭恩不叶甚於水火天下醜之貞元三年贄上疏曰伏詳今式及國朝典故凡有詔令合由於中書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須承受蓋所以示王者無私之義爲國家不易之規貞觀中有學士一十八人太宗聽朝之餘但與講論墳籍時務得失悉不相干實錄之中具載其事玄宗末方置翰林張垧因緣國親特承寵遇當時之議以爲非宜然止於唱和文章批荅表疏其於樞密輒不知肅宗在靈武鳳翔事多草創權宜濟急遂破舊章翰林之中始掌書詔因循未革以迄于今歲月滋深漸逾職分頃者物議尤所不平

皆云學士是天子私人侵敗綱紀致使聖代虧至公之體宰相有備位之名陛下若俯順人情大革前弊凡在詔勅悉歸中書遠近聞之心稱至當若未能變改且欲因循則學士年月校深稍稍替換一者謗議不積二者氣力不衰君臣之間庶全終始重關國體不合不言疏奏不納雖微據錯謬然識者以爲知言貞元末其任益重時人謂之內相而上多疑忌動必拘防有守官十三考而不遷故當時言內職者滯相半及順宗不憚儲位未立王叔文起於非類竊學士之名內連牛美人李忠言外結姦黨取兵柄弄神器天下震駭是時鄭絪爲內庭之老首定大計今上即位綬絪中書侍郎平章事初姜公輔行在命相及

就第而拜之至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適與裴垪同直裴垪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至暮吉甫有歎惋之聲垪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主於座中及明院中使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

凡學士無定員皆以他官充下自校書郎上及諸曹尚書皆爲之所入與班行絕跡不拘本司不繫朝謁常參官二周爲滿歲則遷知制誥一周歲爲遷官則奏就本司判記上月日北省官宰相送南省官給舍丞郎送上興元元年勅翰林學士朝服序班宜准諸司官知制誥例凡初遷者中書門下召令右臺門候

旨其日入院試制書荅共三首詩一首自張仲素後
加賦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乃定事下中書
門下於麟德殿候對同院賜宴營幕使宿設帳幕圖
褥尚食供饌酒坊使供美酒是爲勅設序立拜恩訖
候就宴又賜衣一副絹二十疋飛龍司借馬一疋旬
日又進文一軸內庫給青綺錦被青綺方褙青綾單
帕漆通中枕銅鏡漆奩象篋大小象梳漆箱銅梁羅
銅觚椀紫絲履白布手巾畫木架床鑪銅案席氈褥
之類畢備內諸司供饌飲之物主饌四人掌之內園
官一戶三人以供使令其所乘馬送迎於擗仗門內
擴門之西度支月給手力資四人人錢三千五百四
品已上加一人每歲內賜春服物三十疋暑服物三

十疋綿七屯寒食節料三十疋酒餚杏酪粥屑肉餒
清明火二社蒸饌端午衣一副金花銀器一事百索
一軸青團鏤竹大扇一柄角糴三服沙蜜重陽酒餚
粉饊冬至歲酒兔野雞其餘時果新茗瓜新曆是爲
經制直日就須授下直就第賜之凡內宴坐次宰相
坐居一品班之上別賜酒食珍果與宰相同賜帛二
十疋金花銀器一事貞元四年勅晦日上巳重九節
百寮宴樂翰林學士每節賜錢一百千其日奏選勝
而會賜酒脯茶果明年廢晦日置中和節宴樂如之
非凶年旱歲兵革則每歲爲常
凡正冬至不受朝俱入進名奉賀大忌進名奉慰其
日尚食供素饌賜茶十串

凡郊廟大禮乘輿行幸皆設幕次于御幄之側侍從親近人臣第一御舍元殿丹鳳樓則二人於宮中乘馬別駕出殿門徐出就班大慶賀則俱出就班凡當直之次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儼自起居御史郎官入五直一儼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儼新遷官一直服價各於次之中減半著為別條例題于北壁之西閣

凡交直候內朝之退不過辰巳入者先之出者後之直者踈數視人之衆寡事之勞逸隨時之動靜凡節國忌授衣二分田段之令不霑有不時而集併夜而宿者或內務不

凡文前輩傳擇

一本在屋壁每下直出門

又西壺為高品侍二廡北為寶庫之北小攀廊抵于北廳西舍之南其一門待詔戴小平嘗處其中死而復生因弊為南向之宇畫山水樹石號為畫堂次二間貯遠歲詔草及制舉詞策又北迴而東並待詔居之又東盡於東垣為典主堂待詔之職執筆視以俟書寫多至五六頁其選以能不以地故未嘗用士人自王在得志優給頗厚率三歲一轉官有至四品登朝者虛廊曲壁多畫怪石松鶴北廳之西南小樓王涯率人為之院內古槐松玉藥藥樹柿子木瓜菴羅峴山桃杏李櫻桃紫薇辛夷蒲萄冬青玫瑰凌霄牡丹山丹芍藥石竹紫花蕪菁青菊商陸蜀葵萱草紫苑諸學士至者雜植其間殆至繁溢元和十二



原件短缺

凡郊廟大禮乘輿行幸皆設幕次于御幄之側侍從親近人臣第一御舍元殿丹鳳樓則二人於宮中乘馬別駕出殿門徐出就班大慶賀則俱出就班凡當直之次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爆自起居御史郎官入五直一爆其餘雜入者十直三爆新遷官一直服價各於次之中減半著為別條例題于北壁之西閣

凡交直候內朝之退不過辰巳入者先之出者後之直者踈數視人之衆寡事之勞逸隨時之動靜凡節國忌授衣二分田假之令不霑有不時而集併夜而宿者或內務不至外喧已寂可以探窮理養性浩然之氣故前輩傳撈伽經一本懸在屋壁每下直出門

又西壺為高品使之馬廐北為寶庫之比小攀廊抵于北廳西舍之南其一門待詔戴小平嘗處其中死而復生因弊為南向之宇畫山水樹石號為畫堂次二間貯遠歲詔草及制舉詞策又北迴而東並待詔居之又東盡於東垣為典主堂待詔之職執筆視以俟書寫多至五六頁其選以能不以地故未嘗用士人自王在得志優給頗厚率三歲一轉官有至四品登朝者虛廊曲壁多畫怪石松鶴北廳之西南小樓王涯率人為之院內古槐松玉藥藥樹柿子木瓜菴羅垣山桃杏李櫻桃紫薇辛夷蒲萄冬青玫瑰凌霄牡丹山丹芍藥石竹紫花蕪菁青菊商陸蜀葵萱草紫葳諸學士至者雜植其間殆至繁溢元和十二

年肇自監察御史入明年四月改左補闕依職守中
書舍人張仲素祠部郎中知制誥段文昌改司勳員
外杜元穎司門員外郎沈傳師在焉是時睿宗文武
皇帝裂海岱十二州爲三道之歲時以居翰苑皆謂
凌玉清邈紫霄豈止於登瀛洲截亦曰玉署玉堂焉

翰林志終

宋朝燕翼詒謀錄序

仰惟

藝祖皇帝肇造區夏宏規遠略傳之萬世

太宗皇帝

真宗皇帝

仁宗皇帝嗣守丕基善繼善述凡所更張設施無非
忠厚故深仁厯澤固結人心牢不可解雖中更新法
多所更易其後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而民以身徇國
有死無貳至有城破比肩拱手就戮無一降者其培
植涵養深根固蒂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昔漢祖入關
之初約法三章唐宗甫得天下定租庸調而漢四百
年唐三百年基業實本于此然漢祖歿而呂氏用事

唐宗亡而武氏革命孝文繼立能紹先志景帝刻薄則又反是玄宗討亂復以肇亂其眚

皇朝

列聖相繼卒代而廣聲者萬萬不侔矣人皆知罪熙豐以來用事之臣而不原

祖宗立國之本旨苟非規摹宏遠德澤深厚則其効驗尚不能如漢唐之季世何以再肇

中興之基夷攷建隆迄于嘉祐良法美意燦然具陳治平以後此意泯矣今備述如後與識者商榷之以稽世變云寶慶丁亥孟冬既望求志老叟晉陽王棟叔永書于山陰寓居求志堂中

裨官小說所載

國朝典故多相矛盾故李公伯和質以國史爲典故辨疑一書凡諸家所載無一非妄幾於可以盡廢今余所述無非考之

國史實錄寶訓聖政等書凡裨官小說悉棄不取蓋以前人爲戒也凡我同志譏其妄論則可以爲繆誤則不可矣苟有以警教之則又幸也中澣日再書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第一

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唱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一二十人苟非才學超出倫輩必自絕意於功名之塗無復顧藉故 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奸宄開寶二年三月壬寅朔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到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選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賜李迪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

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太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則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則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況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皆汨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故亂不起於中國而起於夷狄豈非得御天下之要術歟蘇子云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 藝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豈漢唐所

可仰望哉

自唐以來進士皆爲知舉門生恩出私門不復知有人主開寶六年下第一人徐士廉擢登聞鼓言久困場屋乃詔入策進士終場經學並試殿庭三月庚午御講武殿覆試新進士宋準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歲禮部所放進士十一人而已五經止二十二人 藝祖皇帝以初御試特優與取放以示異恩而御試進士不許稱門生於私門一洗故習大哉宏模可謂知所先務矣

國初承五季之亂吏銓書判拔萃科久廢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遺高錫上言請問法書十條以代試判詔今後應求仕及選人並試判三道仍復書判拔萃

科先是諸道州府參選者每年冬集於吏銓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詔選人四時參選待之者甚厚責之者甚至真得馭臣之柄矣後因銓部姑應故事不分臧否雖文紕繆書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真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銓司引對齋所試書判以備奏御仁宗即位之初以諸路闕官凡守選者並與放選以示特恩至景祐元年正月遂廢書判為銓試議者以為奏補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書判猶如今之簾引雖有假手不可代書若銓試之弊則又甚矣雖他人代書可也省試猶可況銓試乎承平時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為文揉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賣亦由朝廷施刑寔寬故也

五代時尉職以軍校為之大為民患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詔諸縣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與主簿同始今初賜第人為之從趙普之請也

國初選人有服緋紫或加階至大夫故人以為榮雖老於選調不悔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書詳定陶穀等議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事判官幹從三考加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留守兩府節度推官林從三考加承奉郎試大理評事掌書記防禦團諫判官儒從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留守兩府節度觀察判官直承一考加朝散大夫試大理司直依前監察御史又轉而為諸府少尹申奏加檢校官或加憲銜觀察判官以上服緋又十五年服

紫但不佩魚謂之階緋階紫非有勞績而歷任無過
失者並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優

舊制借緋借紫皆不佩魚王詔爲刑部侍郎上奏云
與胥吏無別非所以示觀瞻乞與賜服人同佩魚從
之然既許其佩魚袋則當改其銜爲借紫金魚袋借
緋魚袋今尚仍舊銜此有司失於申明也詔化基之
孫舉元之子終工部尚書享年七十九

舊制縣尉捕盜無改官者乾德六年三月庚寅詔尉
逐賊被傷全火賜緋三分之二者減三選加二階五
分之二者減二選加二階三分之一者減一選加一
階縣令獲全火陞朝人改服色餘如尉賞身死者錄
用的親子弟又詔捕寇立定日限已罹限外之責而

終能獲賊者與除其罰不得書爲勞績賞罰非不重
也若遽令改官親民則過矣

今之司理參軍五代之馬步軍都虞候判官也以牙
校爲之州鎮專殺而司獄事者輕視人命 太祖皇
帝開寶六年七月壬子詔州府並置司寇參軍以新
及第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充其後改爲司
理參軍

國初進士尚仍唐舊制每歲多不過二三十人太平
興國二年 太宗皇帝以郡縣闕官頗多放進士幾
五百人比舊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進士呂蒙正等
於開寶寺賜御製詩二首故事唱第之後醵錢於曲
江爲聞喜之飲近代於名園佛廟至是官爲供帳歲

以爲常先是進士參選方解褐衣綠是歲錫宴後五日癸酉詔賜新進士并諸科人綠袍靴笏自後以唱第日賜之惟賜袍笏不復賜靴

世傳堂吏舊用士人呂夷簡改用吏人非也 太祖皇帝以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爲奸賊開寶六年四月癸巳詔流內銓於前任令錄判司簿尉選諳練公事一十五人補堂後官三年一替令錄除陞朝官餘上縣五月庚辰以姜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煦爲之此太祖開基立國之宏規也不特此爾寇準爲宰相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舊例以令史遷補準悉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詔銓司選流內官一任三考無遺闕者引對試斷案授之蓋仰體 太祖謹重

堂後官之意而推廣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掃而清之新舊雜用士大夫耻與爲伍又三年爲任人無固志舊吏長子孫爲世業一齊不勝衆楚之咎 太祖皇帝美意數傳之後寂然無聞是可恨也

遠方寒士預鄉薦欲試禮部假巧不可得則寧寄舉不試良爲可念謹按開寶二年十月丁亥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如是而挾商旅干關節繩之以法彼亦何辭今不復聞奉此法矣

前代郵置皆役民爲之自兵農既分軍制大異於古而郵亭役兵如故 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

二年五月詔諸道州府以軍卒代百姓爲遞夫其後特置遞卒優其廩給遂爲定制

五季武夫悍卒以軍功進秩爲節度使者不可數計而班在卿監之下 太祖皇帝以節度使受禪遂重

其選陞其班於六曹侍郎之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詔書也故恩數同執政官而除拜鎖院宣麻尤異焉非宗室近屬外戚國壻年勞久次不得爲此官此外則殿帥而已前宰相亦時有除拜者崇寧以來始有濫恩其後官者皆得爲之殊失 太祖改制之本旨矣

前代賜時服惟將相翰林學士至諸軍大校而止建隆三年 太祖皇帝謂宰相曰時服不賜百官甚無

謂也宜並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賜文武常參官時服自後遂爲定制

唐制爲刺史者並借緋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戊戌詔常參官知節鎮並借紫防禦團練刺史州借緋候回日依舊服色其服緋人任諸州亦借紫惟軍壘則否國初假試官乃以恩澤補授不理選限 太宗皇帝即位牧伯皆遣子弟奉方物爲賀悉以試七選吏部南曹赴調引對始授以官自後假試方得齒仕版矣太祖皇帝以趙普專權欲置副貳以防察之問陶穀以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對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呂餘慶爲參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曾不思唐朝宰相名

色最多若僕射若內史若納言若參預朝政若同二
同三品其爲相則均也而爲同平章事乃資歷之最
淺者自天寶之亂多以資淺者爲之而此名一定不
易矣穀以儒學見重於 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
此此官之設幾於宰相之屬其後至道元年四月戊
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合班爲
一其後爲相者漸多而參政之權漸輕不得有所可
否矣官制未改之前凡宰執官自爲一班獨出百官
之上雖前宰相以宮師致仕者皆不得與宰執官齒
乾德元年 太祖因朝會見太子師侯益等班次在
下乃以閏十二月丙子降詔凡一品致仕曾帶平章
事者朝會綴中書門下班自後禮絕夏際矣

先是選人不給印紙遇 佯滿給公憑到選以攷功過
件往於已給之後時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興國二
年正月壬申詔曰今後州府錄曹縣令簿尉吏部南
曹並給印紙曆子外給公憑者罷之自此奔競巧求
者不得以公憑營私更易改給矣

唐末藩鎮諸州聽命帥府如臣之事君雖或因朝命
除授而事無巨細皆取決于帥與朝廷幾於相忘太
平興國二年三月右拾遺李翰極言其弊 太宗皇
帝始詔藩鎮諸州直隸京師長吏自得奏事而後天
下大權盡歸人主潛消藩鎮跋扈之心今長吏初除
替滿奏事自此始也

舊制品官服緋紫皆以品格故選人久次多服緋紫

京朝遷轉之速者反多服綠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
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參官衣緋綠二十年於吏部按
狀具履歷以聞始以實歷後以應格者少改用莅事
日爲始遂爲定制

舊制中書舍人諫議大夫權侍郎並服黑帶佩金魚
霍端友爲中書舍人奏事

徽宗皇帝顧其帶問云何以無別於庶官端友奏非
金玉無用紅鞞者乃詔四品從官改服紅鞞黑犀帶
佩金魚今武臣大使臣以上紅鞞不知何所從始也
國初士庶所服革帶未有定制大抵貴者以金賤者
以銀富者尚侈貧者尚儉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壬寅
詔三品以上鈐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銀鈐金漆

七品以上并未嘗參官并內職武官以銀上所特賜
不拘此令八品九品以黑銀今世所謂藥點烏銀是
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鐵角二色其金荔枝鈐
非三品以上不許服 太宗特新此鈐其品式無傳

焉其後毬文笏頭御仙又出於 太宗特製以別貴

賤而荔枝反爲御仙之次雖非從官特賜皆許服初

品京官特賜帶者即服紫矣鞍轡之別亦始於 太

宗時太平興國七年正月詔常參官銀裝鞍絲條六

品以下不得開裝仍不得用刺繡金皮飾韉未仕者

烏漆素鞍則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銀裝鞍也近歲惟

郡太守猶存銀裝絲條之制此外無敢用者若烏漆

則庶人通用而鞍皮之巧無所不至其用素鞍者鮮

矣

國初仍唐舊制有官者服皂袍無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帷施於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謂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謂之黑紫以爲妖其禁尤嚴故太平興國七年詔曰中外官并貢舉人或於緋綠白袍者私自以紫於衣服者禁之止許白袍或皂袍至端拱二年忽詔士庶皆許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禁則申嚴於仁宗之時今虜中服乃是國初申嚴之制此理所不可曉也

太祖皇帝收藩鎮之權雖大藩府不敢臣屬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爲小官者亦漸有陵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壬戌知開封府寇準極陳其不可乃詔

開封府左右軍巡使京官知司錄諸曹參軍知畿縣見知府並庭參設拜自後諸州選人並拜于庭故老泉上書亦嘗言之不知此禮廢于何時

進士舊無免解之條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詔貢舉應三舉人並免取解若三舉連中則是九年三舉不連中則有二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爲均平也若四舉連中則亦罕有不爲濫矣

國初士大夫徃徃久任亦罕送迎小官到罷多芒屨策杖以行婦女乘驢已爲過矣不幸丁憂解官多流落不能歸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聖主端居九重而思慮至此則從宦遠方者不至於畏憚而不敢徃 祖宗仁厚之澤

大抵如此其後以川峽距京師不甚遠至景德二年三月復聽川峽官丁憂惟長吏奏裁

尉職警盜村鄉爭鬪憚經州縣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獄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詔申警悉毀撤之詞訴悉歸之縣蓋後生初任未履民事輕於用刑縣令權輕不能制伏民受其殃此今一行至今無敢犯者

銓曹吏人奸弊最甚掌銓者雖聰明過人皆不能出真宗朝有以爲言者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詔選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內銓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選其視待流外者霄壤不作矣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第一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第二

國初三歲郊祀士大夫皆遷秩 真宗即位孫何力

陳其濫乞罷遷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臨軒黜

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頒行自後士大夫循轉頗艱

國初進士科場尚寬禮闈與州郡不異景德二年七

月甲戌禮部貢院言舉人除書案外不許將茶厨蠟

燭等入除官韻外不得懷挾書策犯者扶出殿一舉

其申嚴誠是也而元豐貢院之火死者甚衆則是法

不行也又試場所問本經義疏不過記出處而已如

呂申公試卷問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謂四

者何也荅曰對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人也義謹對試卷不謄錄而考官批于界行

之上能記則曰通不記則曰不十問之中四通則合格矣其誤記者亦只書曰不而全不能記答曰對未審謹對雖已封彌而兼采譽望猶在觀其字畫可以占其爲人而士之應舉者知勉於小學亦所以誘人爲善也自謄錄之法行而字畫之繆或假手於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禮人自激昂以求當路之知其無文無行鄉間所不齒亦不敢妄意於科舉使古意尚存則如章子厚者豈容其應進士舉乎

舊制進士首選同唱第人皆自備錢爲鞍馬費而京師遊手之民亦自以鞍馬候於禁門外雖號廷魁與衆無以異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詔進士第一

人金吾司差七人導從兩節前引始與同列特異矣進士考試差官屬之轉運使惟許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詔本路闕人即報鄰路差

納粟補官國初無天禧元年四月登州年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饑乞補第巽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即止詔補三班借職齡承自後援巽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熙寧元年八月詔給將作監主簿齋郎助教牒募民實粟于邊此古人募民實粟塞下遺意也因記淳熙間詔以旱故募出粟拯民二千石補初品官而龍舒一郡應格者數人郡以姓名來上孝宗皇帝疑而不與仲父軒山先生力諫以爲失信

於人恐自後歉歲無應募者 孝宗亟從之已而應募者衆

舊制朝臣監司因事謫官多爲監當雖在貶所猶以前任舉官言者以爲無以示貶抑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戌始制因罪監當不得舉官充知縣朝臣不得舉本州幕職官前朝貶謫雖重敘用亦驟未聞其黜免而置之閑地也王安石一時私意貽害無窮罪不勝誅國猶爲其所誤而况士大夫乎

國初士大夫俸入甚微薄尉月給三貫五百七十而已縣令不滿十千而三之二又復折支茶鹽酒等所入能幾何所幸物價甚廉粗給妻孥未至凍餒然艱窘甚矣景德三年五月丙辰詔赤畿知縣已令擇人

俸給宜優自今兩赤縣月支見錢二千五百米麥共七斛畿縣七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千五百斛五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戶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麥四斛三千戶以下京官錢十二千米麥三斛是時已爲特異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詔曰並建庶官以養庶務宜少豐於請給以各勵於廉隅自今文武官員諸折支並給見錢六分外任給四分而惠均重四海矣舊制士人與編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詔貢舉人曾預省試公罪聽收贖而所贖止於公罪徒其後並罪杖亦許贖論

唐朝職掌因五季之亂遂至錯亂或廢不奉給事

掌封駁不可一日無皇朝淳化四年太宗皇帝考廢職始於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事中未幾隸銀臺通進司爲封駁司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吏部侍郎知封駁司陳慤乞鑄印命取門下印用之因改其名爲門下封駁司

國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陳乞攝太祝者雖初品人下然不一二年經營巧求即同正負是與侍從補無以異也至道二年四月乙未太宗皇帝深慮其弊乃詔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學究出身不許攝祝自後京選判然巧求者無所容其奸應伎術官不得與士大夫齒賤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嚴其禁雖見任京朝遇慶澤只加勳階不得攝官

參官此與書學書學算學律學並列於文武兩學者異矣

王師初下廣南北人畏瘴厲無敢往者雖武臣亦憚之後有武臣自廣南替回陳乞免短使者銓部以聞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辛亥始詔三班使臣任廣南遣替回並免短使遂以爲制

祖宗立國之初崇尚儉素金銀爲服用者鮮士大夫罕以侈靡相勝故公卿以清節爲高而金銀之價賤至東封西祀天書降天神現而侈費寔廣公卿大夫是則是徇而金銀之價亦從而增故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巳真宗皇帝覽三司奏之銀文用問輔臣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兩五千今何增焉

此然不知是時其價若干也蓋上以為重則下求之者多則價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數年世變已如此况承平日久侈費益甚沿襲至之間乎是宜價日增而未已也

國初沿江置務收茶名曰權貨務給賣客棧如應茶商並不以為便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詔廢沿江八處復請于上六月戊戌詔復舊制六飛南渡後官不能運致茶貨而權貨務只賣茶引矣

皇朝吏銓不曰尚書吏部而曰考課院其上著京朝官幕職州縣官以別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詔改考課京朝官院為審官院考課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

院而總謂之流內銓云

唐有理甌使五代以來無聞太宗皇帝淳化三年

五月辛亥詔置理檢司以錢若水領之其後改曰登

聞院又置鼓于禁門外以達下情名曰鼓司

真宗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詔改鼓司為登聞鼓院登

聞院為檢院應上書人並詣鼓院如本院不行則詣

檢院以朝官判之判院之名始于此

大理寺奏案刑部審覆奏而行之太宗皇帝憲刑

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詆特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

齡為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聞始論決淳化二年八

月己卯詔行之謹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歸刑部

不復有中覆矣

唐百官入閣有待制次對官德宗興元中日令常參
言三兩人奏事後唐天成中廢待制次對官五日一
次內殿百官轉對長興二年停晉天福七年復漢乾
祐二年陶穀奏罷之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 太宗
皇帝再復舊制詔百官次對每日兩次

諸州貢士國初未有限制來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
丙午 太宗命諸道貢舉人悉入對崇政殿凡萬七
千三百人時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後極盛之時其數
又幾倍也

世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凶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
馬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以償則為穿齋若黨
類頗多則為劫盜縱火行奸殺人不妨其微必為大

患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相聚蒲博開櫃坊屠牛
馬驢狗以食私銷銅錢為器用並令開封府嚴戒坊
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所以塞
禍亂之源驅斯民納之善也其後刑名寔輕而去不
足以懲姦犯之者衆嘗怪近世士大夫莅官視此三
者為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常七八因訴到官有
不為受理者是開盜賊之門也母乃不思之甚乎
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位者得封
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昉為宰相上言臣
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故陳
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
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 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

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爲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
然此猶因昉有請而從之也至真宗天禧二年八
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敘
封本生父母則四海之內均沾寵惠雖於古禮違悖
亦忠厚之至也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爲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
服苟其所親生而視之愬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父
穎先娶馬氏生永德爲穎所出永德知鄧州於州廨
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
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母妻
皆得入謁劉氏存日馬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
得入謁太宗勞問嘉歎封莒國太夫人此可爲人

子事出母之法仁宗景祐三年九年集賢校理郭
慎乞爲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詔自今
並許解官申心喪前代名賢之後累聖褒表最顯著
有四人一曰狄梁公仁傑二曰張曲江公九齡三曰
段太尉秀實四曰郭汾陽王子儀

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張公九世孫元吉詣闕獻
明皇墨跡并張公寫真告身詔以爲韶州文學大中
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孫亮爲三班借職
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張公九世孫錫又以公告身并
明皇批荅來獻補試國子四門助教慶曆三年三月
壬辰詔以狄公孫華州明法狄國賓爲本州助教四
年正月丙戌以郭公裔孫元亨爲永興軍助教元豐

五年四月復以段公八世孫文酉爲隴州助教復其家國家非靳一命於先賢也謹惜名器雖賢者猶爾况褻用之乎

咸平景德以後粉飾太平服用寢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閭里以華靡相勝議者病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詔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間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之物並行禁斷非命婦不得以金爲首飾許人糾告並以違制論寺觀飾塑像者齋金銀并工價就文思院換易四年六月又詔宮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綵皇親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勝除宣賜外許用綾絹不得用羅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縑帛八年三月庚子又詔自中宮

以下衣服並不得以金爲飾應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戴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然上之所好終不可得而絕也仁宗繼統以儉朴躬行於慶曆二年五月戊辰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絕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然議者猶有憾以爲有未至焉自是而後此意泯矣

真宗皇帝東封西祀思顯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詔陞應天府爲南京建行宮正殿以歸德爲名以聖祖殿爲鴻慶宮奉太祖太宗像侍立於聖祖之旁其後遂開高宗皇帝中興之祥殆非偶然者

僧徒奸狡雖人主之前敢爲欺罔江東有僧詣闕乞
修天台國清寺且言如寺成願焚身以報 太宗從
之命中使衛紹欽督役戒之曰了事了來紹欽即與
俱往不日告成紹欽積薪如山驅使入火僧哀鳴乞
回闕下面謝皇帝而後自焚紹欽怒以义义入烈焰
僧死轉悲號而絕歸奏 太宗曰臣已了事 太宗
頷之苟非就焚 太宗必以欺罔戮之於市矣
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
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奉其教而誦經則曰道士不奉
其教不誦經惟假其冠服則曰寄褐皆游惰無所業
者亦有凶歲無所給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大
抵主首之親故也 太祖皇帝深疾之開寶五年閏

二月戊午詔曰末俗竊服冠裳號爲寄褐雜居宮觀
者一切禁斷道士不得畜養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
居止今後不許私度須本師知觀同詣長吏陳牒給
公憑違者捕繫抵罪自是宮觀不許停著婦女亦無
寄食者矣而黃冠之兄弟父子孫姪猶依憑以居不
肯去也名曰親屬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 眞宗
皇帝詔道士不得以親屬住宮觀犯者嚴懲之自後
始與僧同其禁約矣
國忌行香本非舊制 眞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九
月丁亥詔曰宣祖昭武皇帝昭憲皇后自今忌前一
日不坐羣臣進名奉慰寺觀行香禁屠廢務著于今
自後 太祖 太宗忌亦援此例累朝因之今惟存

行香而已進名奉慰久已不有亦不禁屠雙忌則休
務單忌亦不廢務矣

太祖征李重進還以御營建寺所御之榻存焉後僧
徒共建一殿申嚴崇奉名彰武殿且請降御容使民
庶瞻仰 真宗皇帝命翰林畫工圖寫嚴衛而往仍
賜供具景德二年八月癸巳命中使前往奉安遇朔
望州郡率官僚朝禮六飛南度蕩為煨燼後雖建殿
不復奏請御容姑存遺跡而已

太宗皇帝命內侍裴愈與山陰縣令李易直訪王羲
之蘭亭書跡其流杯脩禊處在越州僧子謙因請建
寺於舊以藏御札至道二年二月壬辰詔從子謙
之請賜寺名天章仍以御書賜之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
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
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

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為樓其上甚雄宸
墨親填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五月壬寅賜之

僧寺戒壇尼受戒混肴其中因以為姦 太祖皇帝
尤惡之開寶五年二月丁丑詔曰僧尼無間實紊教
法應尼合度者只許於本寺起壇受戒今尼大德主
之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則是尼受戒不須入戒壇
各就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壇中公然招誘新尼受戒
其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
亦信以為然官司宜申明禁止之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也宮爲火所焚惟長生崇壽殿存殿有三像 聖祖 真宗各用金五千兩餘昊天玉皇上帝用銀五千餘兩 仁宗天聖七年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修以殿爲萬壽觀蓋明肅太后尚有修營之意宰臣猶帶使領至是始去之示不復修營也

真宗皇帝朝盛禮縟儀婁舉費金最多金價因以昂長人以爲病 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而以金塗之自此十省其九至今惟寶用金餘皆金塗也

程